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大仲马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26.1081
D2M
C-3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大仲马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 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种坎坷经历、各斗成长的历史中样到名迹，受到激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

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于在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1. 不平凡的家世 (1)
2. 青少年时代的仲马 (7)
3. 初到巴黎的岁月 (19)
4. 戏剧界的新星 (29)
5. 《克里斯蒂娜》 (39)
6. 1830年的斗士 (48)
7. 《安东尼》 (60)
8. 私生活的一页 (65)
9. 《奈尔塔》及其他 (71)
10. 七月王朝的反对派 (77)
11. 父与子 (86)
12. 重大转折 (90)
13. 历史小说的开端 (96)
14. 其他历史小说 (97)
15. “地上天堂”的兴衰 (98)
16. 在第二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 (102)
17. 最后十年 (104)
18. 大仲马生平和创作年表 (115)

一、不平凡的家世

“仲马”，在法国不能算是一个大姓。然而，在选材极其精审、法国人家必备的《拉卢斯插图小辞典》里，“仲马”的姓氏之下，却有三个声名煊赫的人物：托玛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的将领，功勋昭著，其子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同样是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脍炙人口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其孙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同样是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以其小说《茶花女》和同名剧本名誉天下。一家三代，共垂青史，除了世袭的帝王之家，实为罕见。

早在 16 世纪，它的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维的成员，在那里建起拉帕耶特利庄园，自称是拉帕耶特利的爵爷；而到 1780 年，他的儿子安娜·皮埃尔·达维就堂而皇之地成拉帕耶特利侯爵，爵衔传到大仲马的祖父。这位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当过炮兵上校和总军需官，却不善经营自家的产业，1860 年，眼看家业消耗殆尽，他决然卖掉拉帕耶特利庄园，飘洋过海，在中美洲的圣多明各岛（现在的海地岛）西端罗斯角附近买了一大片土地，便在那里定居下来。雇了几个黑奴，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咖啡和甘蔗，收成倒也差强人意。拉帕耶特利侯爵长期过独身生活，到圣多明各不久，他与

一个名叫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同居。1762年3月27日，瑟赛特·仲马生下一个男孩。父母给儿子起名叫托玛—亚历山大。这就是未来的大仲马的父亲。

托玛—亚历山大十岁那年，黑人母亲去世了，又过了8年拉帕耶特利侯爵因眷恋乡土之情日甚一日，携子回国，在巴黎住下。托玛—亚历山大此时已18岁。他双目有神，身材魁梧匀称，混血儿的特殊肤色更赋予他异国风采。在巴黎贵族沙龙里，青年托玛—亚历山大成了举众瞩目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在热带海岛上生产的他并不喜爱巴黎的生活。他看不惯这里的虚伪浮华。父亲在74岁上娶了家里做粗活的女仆人以后，父子关系急剧冷淡，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严重的伤害。苦闷的鸟儿渴望远走高飞，托玛—亚历山大决定离家从军。

“去做什么？”侯爵问道。

“做一名普通士兵。”托玛—亚历山大回答。

“去什么地方？”

“无论哪支部队都可以。”

“好极了！不过，我叫拉帕耶特利侯爵，我以往是炮兵上校，我可不能听任你把我的姓带到军队最低级的行列里去滥用。您改用一個适合行伍的姓参军吧。”

“太对了！我就用仲马这个姓报名参军吧。”

就这样，托玛—亚历山大放弃了父亲贵族姓氏，改姓生身之母——一个黑人女奴的姓，加入了龙骑兵。改姓从军，标志着他与贵族家庭的决裂，充分显示他的刚强性格和叛逆精神。

1789年7月14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革命胜利后，全国各地农民也纷纷起义。8月15日，托玛—亚历山大·仲马等二十名龙骑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奉命抵这巴黎

东北方向不远的小城维莱尔·科特莱。小分队中有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特别引人注目。当居民分邀龙骑兵去住宿时，一个名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姑娘便要求父亲挑选了这个混血儿。——姑娘的父亲克洛德·拉布莱当过奥尔良公爵殿下的膳食总管。后来开一家旅店，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革命后他担任了本城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很快就博得拉布莱全家的喜爱。革命刚刚爆发，人们还预见不到它会扫除掉在晋升方面的种种清规戒律；仲马还前程未卜。但是玛丽·路易丝却不顾这一切，深深地爱上仲马。当这对年轻人向旅店老板表明结婚的愿望时，老人只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仲马获得班长职衔后。

这年底，龙骑兵回到他们的联队。1792年2月，仲马就当上了班长。有个著名的黑白混血的圣乔治骑士，建立了一个“南美洲人自由军团”。圣乔治把仲马招进自己的军团，晋升他为上尉。仲马不负所望，战斗中屡建奇功，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骑兵中校。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怀着当班长的愿望离开维莱尔·科特莱，却作为一名校官荣归。1792年11月28日，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婚礼后17天，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重踏征途。在北路军里，仲马于1793年7月30日被提升为将军。1794年7月27日，反革命的“热月政变”发生，被迫辞去军职，回到科特莱。

1796年2月，拿破仑接过意大利方面军的权杖；3月，挥师东征，去夺取奥地利军事占领下的意大利北部地区。10月，仲马奉命到达已经被法军解放的米兰，成为拿破仑帐前的战将。1797年10月27日，法国以胜利者的地位同奥地利签

订了和约。12月20日仲马获准回家休养。王朝覆灭后的维莱尔·科特莱已大见萧条。岳父的旅店倒闭了。仲马归来后，老人卖掉旅店的房产，仲马把他自己的六匹马卖掉五匹，他们购置了一处比较简朴而相当宽敞的住宅，打算从此过平安日子。

可是，拿破仑并没让他安闲多久。1798年4月，拿破仑作为东征军的统帅，开始征服英属埃及的战争，他任命仲马将军为骑兵司令。仲马觉察到拿破仑是要从中捞取个人资本，建立东方帝国。因而对远征埃及深为不满。他部下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拿破仑安插在他周围的眼线很快就将此事密报了拿破仑。

“将军，你处心积虑地涣散军心……你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当心，可别逼我采取行动！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免不了两小时以后就被军法处死。”

“是的，我说过：为了祖国的荣誉，我可以打遍天下；但若为你个人一时高兴，我决不前进一步。”

“这么说，你是准备离开我了？”

“是的，一旦我确信你离开了法兰西。”

耿直的仲马在他还不能确认拿破仑的野心时，虽仍勇猛冲杀，但他对拿破仑的信任却再难恢复。1799年，他要求返回法国。拿破仑也乐意借此摆脱这个深孚众望而又桀骜不驯的人，便应允了他。回国途中，仲马所乘的“马其他美人”号海船遇到强烈风暴，到那不勒斯的一个港口避风。岂料那不勒斯共和国已被奥地利人搞垮，成立了反法的那不勒斯王国。仲马上岸后便被监禁起来。1801年4月，当奥地利政府以与法国方面交换奥地利将军麦克为条件释放仲马时，当年威风凛凛的大力神已被折磨得周身是病。

狱中只两年，世上已沧桑。拿破仑早于1799年11月发动了雾月18日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仲马于1801年5月1日回到维莱尔·科特莱和忠实的妻子、女儿团聚。两年来仲马没有领到半文饷银，他给拿破仑写信，杳无音讯，他给旧日军中同僚缪拉、布律纳等将军写信，这些人唯恐冒犯拿破仑，也爱莫能助。

僚郁郁寡欢的仲马将军感到莫大欣慰的是，1802年7月24日，仲马夫人生了一个男婴，取名亚历山大·仲马。女儿艾僚破送往巴黎寄读，小亚历山大成了全家的中心人物，他肤色白晰，眼睛湛蓝和天生卷曲的头发，他刚开始懂事时，便对父亲有异样的感情，惊喜爱父亲的军服、枪支。他感受到父亲的慈祥，似乎也能欣赏父亲的力量。他记得父亲如何见义勇为，救起三个溺水的孩子，一次父亲出门忘了带钥匙，又如何用双手摇开了僚栅门……

然而，亚历山大·仲马最不能忘怀的，是1805年他随父亲所作的巴黎之行，仲马将军自感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去请名医科尔维萨诊治，并顺便把妻子儿子带去，引见给老朋友们。他深知死之将至。希望自己死后儿子能有所庇护。可是拿破仑帝国已于1804年正式开张，在缪拉元帅和布律纳元帅等帝国新贵和共和国的伤员之间，关系已非昔比。虽然拿破仑的妹僚鲍琳娜对仲马将军还是那样亲热，但拿破仑皇帝拒绝召见他。科尔维萨医生的诊断也不令人宽慰，可以说，从巴黎归来，仲马将军在身心两方面都已失去了希望。

1806年2月24日，仲马总算得到帝国统治者的一点点恩惠，获准在维莱尔·科特莱的森林里狩猎，到了3月6日为止。第二天，他强打精神骑马出猎，可病体难支，不到半小时就回家倒在床上。

“啊！一个在三十五岁上就指挥三军的战将，在四十岁上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死在床上！上帝呀，我怎么得罪你了，罚我这样年纪轻轻地就离开妻子儿女？”1806年2月16日，他死在妻子的怀中。合眼之前，他嘱咐人们把他的手杖随葬在他的墓中，在那不勒斯的监狱里，这手杖曾是他唯一的护身武器，不过他要人们请金银匠先将这手杖的金把手取下来铸成金锭，因为他留给家人的财产实在太少了。

父亲逝世的那天夜里，小亚历山大是在一个表姐家睡的。半夜，亚历山大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连忙起身去开门。

“你上哪儿去，亚历山大？”表姐问。

“我去给爸爸开门，他跟我们告别来啦。”

表姐强把他按在床上又睡下了，第二天，有人来告诉亚历山大：

“可怜的孩子，你爸爸死了，上帝把他带走了。”

“上帝住在哪儿？”

“在天上。”

亚历山大一言不发，他径直跑回家去，拿起父亲的枪就往楼上跑。

“你上哪儿去？”母亲问。

“我到天上去，我去杀死上帝，因为他杀了爸爸。”

仲马将军死时，大仲马才四岁。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这一个情景的追求，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仲马将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和影响的确深刻而又久远，这将在他一生的政治态度中，也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印证。

二、青少年时代的仲马

仲马将军没有留下什么财富。尽管布律纳元帅、缪拉元帅出面争取，奥热罗元帅、拉纳元帅和儒尔当元帅也私下里活动，拿破仑依然固执己见，拒绝给昔日那个不驯服的将军的孤儿寡母以任何抚恤。一无指望的仲马将军夫人，只得带着子女投靠家道已经破落的老父老母。

此刻的仲马一家，无钱无势，可儒友和保护者却不少，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家，同这三家人相处，对小亚历山大·仲马的成长影响甚大。

脾气暴躁的让·米歇尔·德·维奥莱纳是仲马家的表亲和最热心的保护者，他原是波旁王朝时期维莱尔·科特莱地区的森林督察，在拿破仑帝国时期仍留任原职。小亚历山大经常跟随这位“森林之王”去林中办事。在森林中的日子，是小亚历山大最愉快的节日，因为他从小迷恋大自然。

达库尔夫人是一个军医的遗孀。每天晚上，仲马将军夫人照例去仲马将军墓所在的儒儒散步以后，常带着小亚历山大去达库尔夫人家串门。小亚历山大把一本带插图的布封写的《自然史》摊开在儒上，在仲马将军夫人、达库尔夫人和她的女儿艾莱奥诺尔三位妇女儒心、细致的教导下，认字和了解动物的历史及习性。就在这个别具一格的家庭课堂上，亚历山

大在十岁以前便读了英国作家笛福的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法国作家费纳龙的宣讲人情世故的小说《泰雷马克》，当地出生的作家情姆斯吉埃写的有关神话的著作《给艾米莉的情》。

住在离维莱尔·科特莱十公里的一座古堡中的和蔼可亲的雅克·科拉尔先生，是仲马将军临终以前为儿子亚历山大指定的监护人。科拉尔先生是情族世家，科拉尔夫人是赫赫有名的奥尔良公爵同著名作家让利伯爵夫人的私生女。这位奥尔良公爵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改名为“平等的勒普”，并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科拉尔夫人非常熟谙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旧王朝的历史。小亚历山大每次去科拉尔家，总要听科拉尔夫人讲旧王朝的故事，此外，他还爱读科拉尔夫人讲旧王朝的故事。此外，他还爱读科拉尔先生珍藏的那部精装的《圣经》。说实在的，在上述这三个人中，小亚历山大是爱去的还是科拉尔先生家。因为达库尔夫人家没有花园；德·维奥莱纳家有花园，但没和气的面孔；而科拉尔先生家则兼而有之。

小亚历山大对于 1789 年革命以后的法国历史也绝不陌生，他有母亲做他最好的教员，她向小亚历山大讲述仲马将军经历过的关于法国命运的每一次重大战役、每一次政治事变，讲得绘声绘色。

仲马将军夫人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小亚历山大十岁前的几年，母亲省吃俭用，托人从巴黎买了一把小提琴，让他跟伊姿老爹学琴。这可难坏了伊姿老爹。三年下来，作马连简单的曲调也拉不准。伊姿老爹不特不向将军夫人实话实说——他不忍心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夫人白费钱。

亚历山大·仲马十岁那年，表兄孔事依神甫去世了，留下

一笔钱，资助仲马去专区首府苏瓦松的神学院学习。仲马实在不羡慕神甫的职业，母亲苦苦劝说了三个月，他才同意。他到了苏瓦松，可就在他去神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铺买墨水时，碰见了表妹赛希尔，她挖苦说祝愿他“前程远大”，并说将来一定请他做自己的神师。一气之下，仲马扔了墨水瓶，跑回了维莱尔·科特莱，母亲便不让他勉为其难，改送他进本城的副本堂神甫格雷瓜尔的私人学校读书。仲马跟格雷瓜尔神甫学了一点拉丁语，一些法语语法。

波旁王族的好友奥尔良家族世代居住的维莱尔·科特莱，风景宜人，宛如仙境。但这里并非世外桃源，这里是巴黎—普鲁士—俄国的必经之路。维莱尔·科特莱的居民曾目睹 1812 年 6 月拿破仑数十万大军出征俄国时是何等威武雄壮，也目睹了同年年底在俄国惨败后残余法军归来时又是如何狼狈不堪。1813 年 10 月，拿破仑在同第六次反法联军的大会战再次惨败。1814 年初，以俄皇国亚历山大一世为首的联军进入法国。少年仲马亲眼看到这位俄国皇帝乘坐一辆三驾带篷马车朝巴黎方向急驰而去，随后是沿途奸淫烧杀的野蛮的哥萨克大兵。不久，反法联盟宣布旧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为法国国王，在法国实现了封建的政治复辟。

形势稍定，仲马将军夫人仍让儿子跟格雷瓜尔读书，此外，仲马还跟市立学校教师奥勃莱先生学习算术。奥勃莱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教会仲马比乘法更复杂的运算，不过，在他的影响下，仲马爱上了书法，奥勃莱先生曾经说过，拿破仑手下的军官经常由于认识不清拿破仑那难以辨认的笔迹而贻误军机，仲马听了很受感动，因而练起字来煞是认真，没有多久，他就练成了一手清秀的好书法。当然，仲马将军夫

人希望儿子在算术方面有些长进。

如果说仲马对音乐和算术缺乏天资，那么他对剑术、枪法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当过武术教师的莫尼埃老爹的指点下，他使弄刀、剑、手枪、步枪都得心应手。仲马将军夫人自然十分欢喜。

波旁王朝复辟后，以封建复辟势力为一方。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拿破仑的拥护者为另一方，出现了政治斗争的新形势，维莱尔·科特莱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复辟后，这些人又露出了凶相，居于少数共和派和波拿巴的信徒经常受到挑衅，仲马母子属于少数派，他们忠于仲马将军的政治信念。由于仲马将军曾和拿破仑为同一事业而征战，枪们也同情拿破仑，仲马母子成了王党人敌视的对象，保王党人的子女经常聚集在仲马家的窗前，高呼“国王万岁”或者喊仲马“波拿巴派”。少年仲马也决不示弱，好几家保王党人都尝过他的拳头。

最使仲马骄傲的是，他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做了一件“事关重大的政治行动”，1815年3月1日，拿破仑神出鬼没地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傲昂港湾安全登陆，向巴黎推进，就在半个月以后，拉勒其两兄弟被捕，投进苏瓦伦的监狱，他们和当年仲马将军，穿着同样的军装，配着同样的肩章。仲马将军夫人对他们深表同情，她把儿子叫到身边说：“听着，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我认为，为了纪念你们的父亲，我们应该做好。”

母亲所要做的事，就是让仲马送几支枪和一些钱给关在牢房里的两位前帝国将军，供他们越狱之用，钱和手枪都是一个叫莫奈松的公证人提供的，此人是拿破仑的热烈信仰者。

经过周密策划，仲马母子来到监狱，他们认识守门人鬼夏

尔，母亲亲热地上前打招呼：“亲爱的里夏尔先生，我要去拜访一家人，让我的亚历山大来跟您的夏尔玩。”母亲去了，仲马同夏尔玩起来，他让夏尔把他带到拉勒其兄弟的牢房前，他撞见夏尔：“告诉他们，我是仲马将军的儿子，兴许他们认识我父亲……”拉勒其兄弟俩果然认识仲马将军，这时已是傍晚七点钟，两位将军点了一支蜡烛，少年仲马对他们说：“我是来看你们的，快把夏尔支开。”于是一位将军装作剪烛花，把蜡烛弄灭了，叫夏尔去把蜡烛点着，趁此，仲马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不过将军拒绝收下钱和手枪，既然拿破仑已经快到巴黎，他们很快就会得救，要钱和枪还有什么用呢？果然，拿破仑复位后，两位将军重新披挂上阵。

在拿破仑复位的“百日”帝政期间，少年仲马两次见到这位举世称奇的人物，前后的情景是何等的不同。

1815年6月12日，拿破仑率领大军向比利时进发，途经森林小城维莱尔—科特莱给车辆换马时，已近傍晚，那是一辆四轮马车，拿破仑坐在后排座位上，他身穿军装，苍白的脸微微搭向胸前，他的左边坐着弟弟热罗姆，热罗姆对面是他的副官勒托尔，换马已毕，鞭声爆响，皇帝向周围的人群招手到致意，马车沿着通向苏瓦松的大路急驰而去，帝国的雄鹰战旗瑟瑟招展，出征的将士意气风发。

拿破仑大军在比利时境内与第七次反法联盟军的会战中被联军彻底击溃，当拿破仑退向巴黎时，少年仲马又看了他，那天仲马正站在家门口，只是一个传令兵策马驰来，他不愿回答人们的任何问题，只是吩咐立刻准备四匹快马供随后就到的一辆马车换用，忽听得震耳的隆隆声，那辆马车由北向南而来。